

生活篇

生活點滴



↑ 新龍榮號漁船下水大人小孩搶麻糬、包子 陳美華提供
(攝於大澳海邊)

新船下水

新船晉水，依習俗要丟包子、麻糬，燃放長串鞭炮，遍插平安旗，討個吉利，在北方澳算是地方盛事，全庄人都參與。

北方澳的腹地狹小，又沒有碼頭，船距沙岸四、五十公尺，儘管船主有心將麻糬、包子拋上岸，但經常半途就掉落海中，只見搶拾人群取出雨傘倒翻、張開漁網、高舉水桶，演出空中攔截特技，大家各憑本事，擠成一團，小孩更是高興，紛紛下海搶拾。

落海的麻糬、包子，帶回家後蒸過再吃，多了一種鹹味，口感倒也獨特，新船晉水，拋擲麻糬，吸引庄民搶拾，象徵魚群聚集，預祝漁船滿載，無疑的，這個習俗在北方澳最為逼真，因為人潮當真下了海。

接駁出門

北方澳陸路交通，得爬上板牆，繞幾公里的山路，甚是不便，學生上、下學，居民購買民生用品，多半搭船出門，再轉搭公車。

但北方澳沒有碼頭，船需在海中錨碇，再由小渡船接駁上岸，錨碇處距岸約二百公尺，大澳有專業的渡船，一艘固定接駁十艘大船的人手，一個月五十元，小澳多自備小渡船。

學生上學也是搭渡船，再登上漁船，從南方澳的南興檢查哨上岸，再轉搭公車到學校，下課時，到南興檢查哨等船，不管是誰的船，只要有船在，漁家不會拒絕接送。

為了趕回家，爭先恐後，誰也不肯排隊，經常一、二十人同時跳上一艘船，一登船就開始嬉鬧，漁船嚴重傾斜，漁家也不責怪。

萬一有人生病，尤其是晚上，漁家通常利用漁船送到南方澳的醫院治療，駁船很樂於幫忙。



↑ 接駁用的舢舨 黃初芬提供

↓ 楊碧與同學搭接駁船回家 楊長庚



合力蓋屋

↓小孩喜歡在石板砌成的石牆和駁坎上玩
黃初芬提供



北方澳人蓋房子，早期多用石板堆砌，石板來自內湳底、白鱧土坑、澳仔角海邊，一片片搬上來，費時費事，光憑一家人的力量是不夠的。

於是全庄頭合力，大人小孩全出動，有的撿石片，有的搬石頭、有的運細沙，海邊風大，房屋結構不能馬虎，結合眾人的經驗、智慧和勞力，可保房子安全無虞。

光復後，房屋改為磚造，更是大家一起來，搬磚頭、扛水泥、採細沙，沒出海的人，個個主動加入，傳送磚塊的隊

伍，經常排上一公里長，合力蓋房屋，成為北方澳人的傳統。

媽祖千秋

媽祖千秋聖誕，是北方澳一年裡最盛大的慶典，家家戶戶辦流水席，熱情接待來客，不管認不認識，只要路過家門，就殷勤延請，共享盛宴。

整個庄頭充滿了歡樂氣氛，大人小孩無不參與，「北方澳缺水，不缺錢」，輸人不輸陣，家戶競相比較排場，花錢像流水，連日鞭炮聲不絕於耳，陣頭卅餘隊，文武戲七場。

農曆三月廿三日，是媽祖千秋，爐主率信徒提前幾天就出門，分別到北港、新港、基隆等各縣市「請媽祖」，廿日全都回到蘇澳張公廟會合。



→媽祖千秋抬神轎出巡 賴茂盛提供



↑ 戲棚搭在海上，此時大人和女人都在家忙著招呼客人，戲台腳多是老人和小孩 黃初芬提供

第二天早上八點，庄裡大大小小步行出發，陣頭鑼鼓喧天，蜿蜒一公里多，到張公廟迎媽祖，媽祖和諸神的神轎，先繞行蘇澳市區，再回到北方澳。

回到庄頭，大約早上十一點，此時全庄殺紅豬慶祝，不到二百戶人家，最多時殺了一百多頭豬，廟埕、廟旁擺不下，沿路走來，全是豬公棚。

拜好的豬公，直接煮來請客，北方澳人豪爽好客，又愛面子，有了豬、雞、鴨肉，還有各種新鮮的魚，十分豐盛，是鄉下人家作夢也吃不到的。



北方澳人來者不拒，客人越多越高興，有的吃了七、八家，還得再坐二、三家，一年一度的「媽祖生」，「來去北方澳看戲」成為宜蘭人的習慣用語，外來賓客很多，有一大半是沒有親友在北方澳的陌生人。

← 據說北方澳的神明特別喜歡下海
賴茂盛提供

野台戲連演四、五天，賺到錢的船家，毫不猶豫地演戲酬神，七棚戲連台，戲棚就搭在海上，居民利用退潮時，在沙灘上用木頭、粗大的竹子，合力搭建戲棚，不到半天就完成了，這也算是北方澳人的獨門手藝。

等到漲潮，戲棚就如浮在海上的平台，民衆站在海灘斜坡上看戲，有的坐，有的站，有的躺在「椅條」上，斜著眼欣賞，演到精彩處，忍不住跳了起來鼓掌。

廿四日下午二、三點鐘，在沙灘上舉行「過火」儀式，北方澳地方小，神轎一時興起，把持不住，全部下了海，在海中衝過來闖過去，神明全身濕透。

退駕後，用清水幫神明洗淨，換上新衣，再送回廟裡，這種情形，恐怕是全台僅有，也是最有意思的過火活動。

耆老說，以前有「符仔仙」，不知從那裡來的，法術很高，會暗中施符作弄人，所以過火時的風向和方位，絲毫不能馬虎，都是媽祖親自選定。

陌生人多，只有媽祖才知道有沒有符仔仙來，會預作防備，否則一出差錯，後果嚴重。

北方澳海風強勁，漁家婦女平時被吹得滿頭亂髮，一年之中，過年和媽祖生是兩大節慶，女人們燙頭髮、替小孩買新衣，必不可少，每年的「媽祖生」北方澳人前後足足忙了五天，才恢復正常生活。

↓神轎起輦抬轎人雙腳懸空 賴茂盛提供



坐轎迎娶

北方澳人嫁娶，都是坐花轎。

三、四十年代，結婚坐花轎，迅速被轎車取代，但北方澳，直到六十四年遷村前，新娘都還是坐花轎。

坐花轎的新娘有許多習俗，出嫁前一天，請來三姑六婆「挽面」，用細線繞成活套，一端用牙齒咬住，雙手拉動，把臉上的汗毛拔個精光。

結婚當天，新郎由六到八個朋友作陪，到女家迎親，新娘祭拜祖先後，與父母惜別，通常要大哭一番，有的甚至倒在地上翻滾，表示不肯嫁，免得人家閒話，說她心裡想男人。

坐上紅轎，由兄弟相陪送到夫家，送親的行列很長，二個燈籠在前面引路，畫有八卦的米篩、綁著豬肉的青竹竿，掛在轎後，子弟樂一路吹奏，嫁妝有挑的有扛的，路旁擠滿看熱鬧的人。

日據末期，北方澳還有倒腰的習俗，當新娘下轎進門，姑孀們已等在門邊，很不客氣地對新娘喊「倒腰」，此時，伴娘就從後面支撐新娘，新娘將頭往後仰，儘量挺起肚子，彎得像一把弓，讓姑婆評審，以免娶到懷孕的。

待嫁的女子一般很擔心「倒腰」這一關，所以會利用人家休息時間，加緊練習，嫁到夫家過了洞房花燭，第二天一早，新娘要拜夫家的祖先，見過公婆，然後到廚房做家事，第三天回娘家作客。



↑ 新娘紅轎從小澳板牆入庄 曾松田提供



↓ 新娘紅轎走在往大澳的小路上 曾松田提供



↑到家門口 端茶接新娘下轎 曾松田提供

光復後，出嫁逐漸改坐禮車，先是三輪車，後是轎車，漸漸的，嫁到北方澳的新娘，也有所改善，先搭計程車到北方澳的「板牆」，然後下車上轎，由二名轎夫抬著，一路上吹鑼打鼓，送到新郎家中。

從板牆下來，多是斜坡，坡度很陡，進入庄頭後，巷弄狹小，而且房屋沿山而建，階梯多，高低起伏，讓轎中的新娘忐忑不安。

好在有經驗的轎夫會隨時提醒新娘，上坡還好，下坡時，新娘得把身子往後仰，腳用力撐住轎門，不然，一個不穩，人往前栽，可能撞上轎門，就這樣，一路顛簸來到新郎家中。

坐花轎結婚，在北方澳象徵一種身份，因為除了童養媳，就是坐花轎，北方澳人很重視，夫妻吵架時，最常說的一句話，就是「我是坐轎來的，不是背巾揹來的」，背巾是童養媳的意思，意在提醒丈夫，我是「大娶」的，不容欺負。

丈夫在聽了這句話後，多數不再嘴硬，因為坐轎子結婚，讓人印象深刻，一輩都難忘，北方澳旺族陳東山，太太娘家住五結鄉成興村，他一大早就起床，打扮齊整，跋山涉水，前去迎娶。

回程時，得涉水過新城溪，登上北方澳嶺，一路上，轎夫健步如飛，比跑的還快，他在後面苦苦追趕，大汗淋漓，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如今回想起來，他只有一句話，「真辛苦」。

遷村後，北方澳人就少有坐花轎結婚的，耆老說，不是不想坐花轎，而是二名住在新馬的老轎夫，相繼逝世，再也沒有傳人，新婚夫妻就算想坐轎，也沒有辦法了。

→新娘轎經過窄巷 曾松田提供



↓
媽祖廟前等水大排長龍
劉生根提供



挑水的日子

北方澳水源有限，光復後人口急速增加，漁業興盛時，外來人口就有六、七百人，用水成為生活上一大負擔。

所以，北方澳人從小就得挑水，而且是排隊挑水，庄頭不成文規定，一天一人分一擔，比如一家七口人，可以挑七擔，不過，得派人到場排隊，排水桶、棉被、椅子都不算數。

大澳有二口井，大井在賴茂盛厝邊，水量最多，小井在林阿山厝邊；小澳也有二口井，大井在如今基地的中正堂附近，小井在邱乾隆家旁邊，以前叫小澳角。

外來人口不算，一百五十多戶的北方澳，就有近千人，冬天，雨水多，井水勉強夠用，夏天乾旱，井水枯竭，水一滴一滴地流，等二個小時才裝一桶，根本不夠用。

說是井，並不是泉湧的水井，而是水澗水的集中處，苦旱時，庄民挖空竹子，收集山壁上的滲水，滴入水桶，小心翼翼提回家，為了一桶水，許多人抱草蓆連夜排隊。

平日，大井的水多，挑來吃，小井水少，用來洗菜，洗完菜後洗衣服，一點都不敢浪費。好在，北方澳人感情好，約束嚴格執行，排隊挑水幾十年來，很有秩序，沒有吵架。



↑ 劉家父子挑水回家 劉生根提供

有時，男人出海，女人織漁網、清棍仔、帶小孩，忙不過來，好幾天才挑一擔水，水不夠用，一臉盆水，好幾個人輪流洗，洗過臉後洗腳，海風中帶有鹽份，身上經常黏黏的。

有船的人，到三腳石、白米甕、蘇澳港去載水，用鐵桶裝水，放在家裡養起來，載一趟來回二個多小時，可以用二天，也是麻煩，所以北方澳人用水很節省。

洗衣、煮飯

北方澳地狹人稠，缺乏水源，不適農耕，居民幾乎全以捕魚為業。

男人駕船討海，早出晚歸、晚出早歸，搏風戰浪，十分艱苦，女人在家操持家務，也不見得輕鬆。

六十二歲的陳游燕雪說，她丈夫陳武夫有七兄弟，全家大小四十餘口人，妯娌輪流煮飯、洗衣，輪一次五天。

光是洗衣，一大桶，看到就想掉淚，手皮都搓破了，北方澳缺水，衣服得分二次洗，因為水量少，第一次洗到後來，水色像墨汁，第二次是沖淨，洗到過午，趕回家煮飯，累得腰都歪了。

家裡人多，飯煮一大鍋，按照傳統，男人吃飽小孩吃，小孩吃飽了，女人才能上桌，坐上桌時，多半連湯都被喝光了。

石磨是家家戶戶必備的工具，過年做甜粿、發粿、菜頭粿、包仔粿，七月中元節做糕仔，芋仔粿，六月天做米咎目、麻糬，都是自己動手磨米漿。

織漁網、撿柴火

漁家女人，在家也紡織，但紡的不是棉，織的也不是布，而是漁網。

材料是瓊麻、苧麻，捆成一大把，扛回北方澳來，先刨開皮、漂白、抽絲，再用手搓成細線，隨後搓成中線，再編織成漁網，漁網織成之後，用薯榔染成紅色。

瓊麻和苧麻織成的漁網，不但有韌性，還能耐海水浸泡，織成焚聚網，專門用來捕小管，掛上釣鉤，就是延繩釣，用來抓底棲的石斑、九毛。

撿柴草，也是北方澳漁家婦女的日常工作，通常到東澳砍柴，有時上山割蘆葦，最遠到過「白來分」，較體貼的男人，會幫忙砍，幫忙扛，幫忙載。

七、八月天，颱風過後，到海邊撿拾「大水柴」（漂流木），曬乾後堆放起來，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柴薪來源，大家都很重視，挑回家曬乾後，堆起來慢慢燒。

那時，有人到山上砍柴，挑來賣，但燒木炭要錢，買柴火也要錢，漁家能省則省，撿大水柴很方便，自然成為家庭工作的一部份。



倒屎桶、尿桶

依山傍海的北方澳，家家戶戶都沒有廁所，更別說是化糞池了。

↑ 提水桶排隊等水，腳酸得受不了 劉生根提供

方便怎麼辦？簡單，到海邊就可以了，男人和小孩，都是在海邊解決的，鼻仔頭下人少，俗稱「築港」，是最適合的地方，較內向的人，挑一塊大石頭稍事遮掩，蹲一下，就算是找到好地理了。

在沒有衛生紙的年代，上完大號，多是用竹片（竹篾，又稱屎扒眉仔）刮二下，穿上褲子就行了，但北方澳靠海，竹子長不好，找不到竹篾，不過，沒關係，撿二片較圓滑的石頭，擦兩下，往海中一丟了事，反正用不完，方便得很。

只是，這種好方法有時也有缺點，到了夏天，烈日艷陽曬得石頭發燙，擦屁股



↑北方澳港是活水，水質潔淨 劉生根提供

小女孩長大些，就不好意思到海邊如廁了，婦人家當然更別說了，所以，北方澳人家，家家戶戶必備屎桶和尿桶，女兒出嫁，嫁妝也附贈屎桶。

倒屎桶、尿桶，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，為了避免被人家看到會

尷尬，四、五點就提出門，趁人不注意，快步衝過去，往海中一倒，再快步跑回家。

說來奇怪，北方澳雖是天然海灣，海水卻是活的，早上倒的屎，幾個潮水漲落，到下午全部拉出外海去了，留下來的，沒有多少。

有一種魚叫「臭肚」，喜歡吃屎，流不出去的大便，都被牠吃掉了，很快恢復了大海的清潔，有時，漁民也用屎來釣臭肚魚。

當下午小孩放學回家，把書包往海灘一丟，跳下海先戲水一番，此時的海水已沒有尿騷味了，小孩直玩到入夜才回家，游泳容易餓，通常一天吃五餐。

這，就是北方澳人的特有生活方式。

釣魚 搭餌

北方澳魚很多，赤筆仔、過仔、四齒、雞仔、紅魚、秋哥、赤宗仔、達仔、冇頭仔等不一而足，釣魚、搭餌，成為北方澳人的日常生活。

用海蚯蚓釣赤筆仔、冇頭仔，用屎釣臭肚仔，用海蟑螂釣白毛、黑毛，用海螵釣郭猴，用餌不同，釣法也不同。

海螵、海螵在沿海的礁石就可以找到，動作很快，不過數量很多，不難捕獲；捕到海螵之後，撥開背部的殼，分別四塊，裝上釣鉤，用來釣郭猴，郭猴喜歡在礁石區吃浪花，魚身雖不大，但嘴巴很大，聞到海螵味，一口就吞進釣餌。

村民經常二三人相約，開船出片門，到近海手釣，漁獲可觀，不是單純的休閒

活動而已。

延繩釣漁船出港前，要「搭餌」，返港後，要「清棍仔」，搭餌，有用鯖魚、用苦魷仔，苦魷大的搯成三段，沒有苦魷時，用勿仔魚，加些鹽漬過，三、五條用線綁在一起，很費工，過年前後鯖魚期，最忙。

清棍仔是整理延繩釣具，將「虫絲線」和釣鉤一一整理好，掛在籠子邊沿，有時釣繩被海豚、鯊魚或鮪魚絞亂、打結，得耐心「更釣仔」，沒有經驗的人是做不來的。



↑ 在自家巷口整理漁具 曾益吾提供

↓ 北濱國小屋頂上有實踐三民主義字樣
往下看是小澳海邊 賴茂盛提供

出港檢查

日據時代，漁船出港，得先到派出所登記，二次大戰後，管理很嚴格，台灣光復，改在廟邊的檢查所登記。

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，出海要戴白色臂章，進出漁港，安檢人員認臂章不認人，耆老邱清標說，有一次出海時，頭上頂著「棍仔」（延繩釣），臂章不小心掉在曾金標的家門口。

一時也沒有留意，直到漁船滿載返航，駛進南方澳漁港，才發現臂章掉了，到處找都找不到，二個兵仔見沒有臂章，不由分說，拿長槍押到第三漁港（以前是海沙埔）的安檢所。

那時，上船工作不久，負責煮飯、打雜，酬勞才三分而已，同船的人見出了事，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向漁會報告，漁會派人說情，安檢官兵不接受。

正危急時，曾金標檢到臂章，連忙拿到家裡給我母親，母親趕到安檢所，兵仔核對無誤，才獲釋，如再晚到十五分鐘，不知被押到那裡去了。

